

適園叢書

張宗祥



清

江

蘇

文

蘇文



漢

攷

正

石

昇

二

經

補

齊

漢石經攷異補正序

漢石經之見於范史紀傳者有五經六經之不同而隋書經籍志又作七經又因范蔚宗於儒林傳中有爲古文篆隸三體之語於是後代諸儒紛紛聚訟訖今尙多疑議予謂五經六經皆古人稱經之總名不可卽拘爲異同之說至隋志所云七經乃据所有之數言之其言七經猶云七種也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三字石經有尙書春秋旣以一字石經列三字石經之前則一字爲漢三字爲魏唐代史家已有定論而計自周易至論語共爲七種故隋志後序言漢刻七經也唐宋以來諸儒所見一字石經皆不出此七種之外可見隋志之言爲可信酈道元

水經注及晉書衛恆傳魏書江式傳皆言魏立三字石經足證一字石經之爲漢無疑且隋志之目旣列一字於三字之前後序又止言漢刻七經皆蔡邕書竝不言三字則其下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安知一字非三字之譌而後人轉欲据此以爲魏石經一字之證何昧於三豕渡河邢子才誤書一適之愆邪崑山顧亭林先生首作石經攷乾隆中杭州杭堇浦太史又繼爲石經攷異亭林乃近代古學宗師獨於漢石經爲眾說所困不能取決而堇浦之書顧且反其實以爲之說以致錯謬轆轤不可勝言且儒者志在明經抱殘守缺尤當以遺文佚字爲貴而杭書乃於相傳之漢石經殘字及宋代諸家收棄之始末均略而不載並無一語及之似非

表彰遺經津逮後進之道予留心此學有年向多論說今故
放亭林氏之例補錄各經殘字以洪氏隸釋隸續爲據兼采
眾書互相證明輯爲漢石經攷異補正二卷云

道光五年歲在丙戌秋七月木居士瞿山溶書於祁西之古
泉山館

漢石經攷異補正卷一

嘉定瞿中溶

隋書經籍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

當是三
之譌

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

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

封氏聞見
記略同

案魏徵所收當是魏石經卽汗簡敘引韋述西京記所云魏徵參詳之三字石經也

水經注云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今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名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後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

洛陽記云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西征記

朱引作戴延之西征記

云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云

明刻御覽及朱

引竝譌朱引作板十五枚刻之此二字表裏書春明刻御秋

經尚書二部明刻御覽脫太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

八明刻御覽及枚存餘皆崩壞明刻御覽及太學前石碑堂四

十八明刻御覽及枚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

部本石墮當作相此三字朱引多崩敗又連太學碑一所

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永建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自又

此朱引無魏文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毀朱引作敗

洛陽伽藍記云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

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據西征記此尚書二部

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

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

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爲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北史儒林劉焯傳云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咸懷妒恨

又張景仁傳云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

齊天

保中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

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往往有之

李緯尚書故實同

張舜民畫墁錄云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

書論語又無甚異惟求之歟抑與之歟

董道廣川書跋云李原誤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得石經

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攷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

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

出也朱超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似原書闕依後漢書章懷注補碑高一

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當作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

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周

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

行論語三碑下當脫存碑三字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

蔡邕名當是時尙有碑十八楊銜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原書

謂復有四十八碑正與洛陽昔得石經尙書段殘破不屬蓋水經注合何得謂之誤

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書

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
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

此亦爲儒林傳所載

石經今廢不存或

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並第十四篇爲一
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
十篇爲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
邵博聞見後錄云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
隸尙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
數語則曰凡章若干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此石刻在
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
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

晉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詔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卽蔡邕書姓名旣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

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殫臣趙域議郎臣

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雜未詳

下谿上

此下當有並字缺

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漢石經集存卷二

天下碑錄云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

据東觀餘論當作熹龍圖

家

姚寬西谿叢語云漢魏石經湮沒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此說謬甚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

方句泊宅編同

方句泊宅編引方句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趙明誠金石錄跋云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
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
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
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
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
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
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旣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
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
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
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
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
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旣已磨滅
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
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
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
之後盡紕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
旣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婁機漢隸字源云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
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尙書存一百三
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
一百四十三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吳萊存心堂遺集有詩序云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
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紙蓋石文剝落者大半紙尾猶存蔡
邕馬日磧字

楊慎丹鉛總錄云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漢熹平四年石經予兩見此本一於
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尙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
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
之一而已

朱彝尊經義攷云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先後隋經籍志列一
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
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詞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